

4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L 3 1934

T 9155/4238





董氏昇元帖

大瓢偶筆卷之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余鄉董氏昇元帖十卷乃南唐李後主昇元二年刻  
唐賀之章雙鉤王氏父子書故人名澄清堂帖蟬翅  
初搨世間無弟二本載入董文敏容臺集康熙丁亥  
董氏之子孫得八百金售于松江提督張侯又南又  
南死歸其子小侯安公後有又南跋又南客雲間陸  
圃玉為余言首卷刻蘭亭次洛神次屏風碑後多與  
十七帖同余幼時寓董氏曾一見之及長奔走四方  
無因緣至故鄉己卯庚辰間屬兒子璧往借不得戊  
子春赴黔中繞道渡塘觀之則已入侯門久已此生

褚登善枯樹賦

魯子祭姪稿真迹

平第一恨事也

王弼州有褚登善枯樹賦又有趙承旨臨本前画枯樹一株弼州皆刻之石今石在太倉吳令卓家吳紫眉為余言如此

顏太師祭姪稿真跡康熙中在河南方伯許某家時有布政司經歷徐子賢者餽遺甚厚許無以報將死命其子以此報之未幾子賢以憂歸京師崑山徐司寇健菴見而欲之子賢不可將售于揚州司寇再索觀子賢屬其壻孟雯龍携之過司寇司寇遂以五百金強留之不數月而司寇死許子暘谷為余言如此

明諸王刻法帖

明法書十卷

想此只板又乃在及假打用  
將者刻之文安不掛漏耶

會稽山碑

識者曰此不祥物也所至必禍人豈以其文故耶

明諸王刻法帖者三一周王刻東書堂法帖十卷一晉王刻寶賢堂法帖十二卷一肅王翻淳化閣帖十卷所謂遵訓閣法帖是也寶賢遵訓互有得失東書真周王自書矣

康熙中車氏螢照刻明朝法書十卷自帝王以至布

衣凡百二十有三人宋陸祝唐文王周邢董范而外皆無足取而掛漏者正復不少未可據以為斷也

會稽山碑舊傳李斯篆在鷺臯山近見明南達吉會稽山賦注云宋昇明本縣民家兒嚴祖行獵見山上

會稽銅漏

聖教新碑 見

有文三處。苔生其上。刮而視之。有大石文。小石文。其大石文曰。黃天皇廟。字道成。得賢師天下。似與秦碑不同。逢吉注。又云。會稽黃閣。有銅漏。制甚精古。王右軍書。陸機漏賦。鑄于上。歷代以為至寶。然至今日絕無知之者矣。聖教碑。斷時代。曹秋岳謂在宋紹興二年。至王敬美謂在元末國初。何此瞻云。在明成弘間。余向以為斷于嘉靖乙卯地震。偶見徐興公跋。引敬美語。始悟余說之非。蓋乙卯為嘉靖三年。而敬美生于其時。如果

是時新斷。不應有元末國初之語。所謂疑以傳疑者也。

高刻聖教蘭亭

字畫

泉州帖

朱師晦黃庭經

康熙中。靜海高方伯刻聖教序蘭亭記各一本于閩中。蘭亭翻米臨本。聖教不足觀。學書須從化度醴泉入門。而歸宿于黃庭聖教。再以閣帖變化之。斯可矣。住筆之頓。不過畧停。發筆之頓。非用全副精神不可。泉州帖。余得一部。較馬蹄帖細。而無水裂文。第八卷。王羲之籤。作草書。字亦稍大。然筆畫多不全。白下朱師晦。庶常書黃庭經一卷。勒石行世。字亦不

論書

衛源閣帖石

尊勝陀羅尼經

右軍墨跡

書文賦

俗但不似黃庭耳。作書須加頓挫二字，而頓為尤重。頓不僅在住處，又以下筆時為主，此即所謂意在筆先也。順治十七年，薛所蘊得衛源閣帖石，乃補刻廿九段，上有銀錠扣，較肅府頌氏本俱勝。尊勝陀羅尼經最多，莫過于褚河南書，其次則五台山，其次則色山、焦山。文玉云：秦中一舊家藏右軍墨跡十六字，字大如拳，今不知尚在否。古今書文賦者四人，王內史、褚河南、米襄陽、趙承旨。

撥鐙法

文祝小楷

秘閣續帖黃庭

同上

然王褚真跡不傳。林韞曰：吾昔授教于韓吏部，其法云：撥鐙推拖撚拽是也。其說與陸希聲、李後主不同。不善書而能評書者，惟魏徵一人。若平園、攻媿、後村、弇州、赤水，未免強作解事。文衡山小楷碑刻，無一不佳。祝枝山小楷，便有出入。惟草書得力大令耳。

余向喜穎上黃庭，近每臨秘閣續帖黃庭，乃知不可偏廢。蓋穎上瘦勁中寬綽，秘閣則冠冕中森嚴也。庚寅春，在南京故中山王邸第，臨秘閣黃庭經，北平

論考

論考

臨帖

褚鉤蘭亭

李東也跪而求焉不得已而與之  
 余書最遲然遇綾素滑紙亦能振筆疾書曾為張敬  
 止中丞一日書七十幅綾一時叫絕  
 相傳信本書出梁江拯北齊劉珉而二人書不傳青  
 固可出于藍也  
 臨帖不在得其形而在得其神欲得其神先得其意  
 意得神斯得矣否則終屬優孟衣冠  
 查聲山宮詹家褚鉤蘭亭墨跡予曾見之大都米臨  
 本相傳明末在董宗伯家宗伯留盛字至盛字三十  
 五字質錢海寧陳增城家增城刻入渤海藏真帖內

黃庭經

聖教序

為缺字本不知何時完此三十五字以三千金售于  
 山東布政使劉孟卓孟卓留聲山所遂刻全本于石  
 然刺手不及缺字本  
 陸澹成侍講家舊搨黃庭經向傳為曹秋岳家藏本  
 己丑冬其叔子彤采持來索予題跋乃得見之帖尾  
 雖有周天球曹秋岳何屺瞻諸跋紙墨亦舊然癡肥  
 而無精彩與江西徐鴻寶家藏本同蓋板本也  
 西安碑洞聖教序額原有佛頭七座因鬻碑者多不  
 搨佛頭故世翻以搨者為贗留心金石如曹侍郎秋  
 岳陳刺史子文皆不能不為所惑唯福州林同人金

論書

石考略與余說合。蓋余問之西安碑賈，而同人則親至碑洞，手搦聖教序之故也。學書小技也，而必言正心誠意，似近近腐，不知肘懸指定之後，若心不正，必有欹斜佻健之態，意不誠則渙散粗浮，不能便到筆先，到筆先矣。勢必參差牽滯，不能氣足神完，曲盡一筆之致。此余寔從心畫中體驗得來，故曰小技也，與大道通焉。書有二訣，曰執筆，曰用意。執筆者，何先以大指橫頂管端，食指中指雙鉤于外，次將無名指堅抵于內，小指助之，無論大小字，皆懸肘書之，勿令指動。用意者

論書

何每筆將落之時，先作一頓，使到筆尖，既到筆尖，勿更凝滯，務盡一筆之致，而又頓之，一筆如是，筆筆如是，是萬勿胸中預作間架，打算分間布白，蓋一作間架，則胸中眼中，具有全字，總寫第一筆，便心馳第二三筆，現寫之第一筆，意反不在，直至寫完，終無一筆用意，縱使間架極勻，亦是泥塗木雕，終與活人有別。如能于筆畫間用意，則筆筆沉着，筆筆生動，一點一波，皆可單行，而分間布白，亦無不合，如人之四肢五官，絕無安排之者，而亦豈有顛倒錯亂者哉。九成宮醴泉銘，余所見者五，而縮小者又有三，皆非



唐太宗書

張遷碑

邕禪師碑

原本也。原本見宋搨三。一在陸彤采家。本中朱文格。公物也。有余跋。一在故清苑令王拱文家。一在宋學士葑洲家。而以陸為最。

唐太宗貞觀六年。幸慈德寺舊宅。詩。正書。近隸。舊碑剝蝕。正大中。重刻于安養堂。乃僧慧鑑補書耳。漢蕩陰令張遷碑。歐趙洪三家皆不載。明時始出土。因字多訛謬。故顧寧人疑其摹刻。余取而細閱。雖敗筆不免。而古勁處。要非後人所能。

化度寺邕禪師碑真本。唯余見。亡反。汪安公有一本。磨泐僅存百餘字。宋搨也。餘如繆文子。何章。漢李東。

祝京兆書

元人書

褚中令書三十五種

也。及余家所收。皆翻刻本也。而各不相同。就此四者論之。則余家為上。李次之。繆又次之。何斯下矣。祝京兆書。余向推為三百年中第一人。近見其小行楷。雖得力于鍾太傅。王子敬。然敗筆甚多。唯草書敗筆少耳。

元人書。余所見者。大德十一年孔子廟碑。絕似梵書。右行釋文在其旁。與今蒙古書不同。蒙古書類滿洲。特無點耳。

余金不源流所載。褚中令書三十五種。而經目者。則十有三。十三種中。唯三龕記。同州聖教序。顏上蘭亭。

黃庭經猶是原刻古雅瘦勁姿致橫生他不可信也  
金陵瑣事云有人收得永興與圓機書剪開字字賣  
之磬卿一字得麻一斗鶴口一字得銅硯一枚房村  
一字得芋千頭古今相傳以為筆墨之榮余謂文皇  
賺得蘭亭賜辯才物穀各三千永興進廟堂碑賜銀  
印高宗集聖教序一字一金錢豈特麻芋而已哉  
虞伯施孔子廟堂碑有四一在西安碑洞今王彥超  
翻刻本是也一在曲阜一在城武一在饒州錦江書  
院而以西安為最按伯施原碑刻于貞觀年間僅拓  
數十本賜近臣未幾廟火而石煨燼武后勅相王旦

重刻首有大周孔子廟堂之碑八字者是也不知何  
時再廢而彥超又刻于五代時前輩云原本字多鋒  
鏗則今西安本雅非其故矣  
張超然孝廉得舊帖十七種于秦中岳氏正章生動所謂獨得  
逸少媚趣者其餘非屢經摹刻則米老鈎臨摹刻者  
多失之弱鈎臨者或失之野而中令之為中令不可  
問矣

率更虞恭公墓誌銘千四百四十餘字字如小指項  
大與世傳右軍所書東方像贊相似而方嚴深厚則  
過之余僅一見於陳對初家此後永不復見學楷者

歐陽信本書

得此則右軍行世小楷亦可廢矣。信本書余纂入金石源流者八十有二種。而經余目者二十有七。此二十七種中虞恭公墓誌銘為最。邕禪師碑次之。九成宮虞恭公碑又次之。餘則多險峭刻削不可向邇。然其骨力則有過無不及也。

伯施汝南公主銘善帖褚河南象冊等帖以書岳氏

伯施汝南公主銘及積時卧枕諸帖登善唐太宗哀冊枯樹賦隨清娛墓誌銘流傳於世刻入諸帖者皆米襄陽所臨以是每露襄陽手脚與虞褚原迹不同。虞褚原迹庶幾于碑版中求之具備而可觀者唯廟堂碑定武蘭亭黃庭四五種而已。然皆非宋搨若其

餘法帖如不全樂毅論小字麻姑壇破邪論序消災護命經紙墨雖舊舉無足觀。超然究心八法不妄收藏岳氏為王覺斯親串諸經覺斯審定不知何以濫觴若此。豈岳氏業已珍藏蓋津不復為之區別耶。抑孟津賞鑑止于如此而超然又以孟津故不敢有所區別耶。余始聞而索觀不得。既而過常熟借觀于瞿氏之馭娑館故論列之如此。

十七帖世無善本。因當時有館本有勅字者佳之語。于是翻本十七帖皆有勅字。朱長文云勅字本以僧權二字不全者為佳。余則向取魏道輔本。近得僧權

論書

二字不全本果如所言。然較之淳化絳大觀諸帖內右軍書則又徑庭矣。泰和書多運指故非輕佻則倔強。倔強已非而輕佻則大謬矣。是時初變筆法耳目一新無知之人翕然好之。宋元以後遂為書家之宗。不知右軍筆法至泰和而大變所得者形模耳。學者不可不知之也。顏太師書見諸記載者百有十種。余以中興頌為第一。多寶塔次之。宋文貞公碑側記東方像贊又次之。文貞公碑敬之家廟碑又次之。餘俱平平。搃之太師用筆力重而指不甚堅。所以不及初唐諸公。南宮極

顏太師諸帖

未斷聖及序十見

張猛龍碑

前已兩見

貶諸碑而沒服爭坐。不知能為爭坐者。往往不能為多寶。能為多寶者。以無意出之。皆爭坐矣。吳門未斷聖教五。南屏第一。余家次之。繆文子次之。武子又次之。李明吉為下。曲阜孔廟張猛龍碑。筆意近王僧虔。而堅勁聳拔。則過之。六朝正書碑版。可得而見者。當以此碑為第一。崔敬邕不及也。山陰張登子家藏智永真草千文。墨跡為知縣景融所取。後歸崑山徐健菴司寇。司寇沒二十年始得見。于花溪之二漢草堂。疑元明間贗本。

黃庭經見

柳誥忠書

此係六夜所

鍾太傅荐季直表相傳元時始出至明始刻入真賞齋停雲館法帖前後皆有陸行直印然予見舊帖中已有之但無陸印者耳

張超然家黃庭二種似從秘閣續帖出筆畫亦端楷而精勁處不及秘閣戈鈎俱有敗筆紙墨亦不甚舊不全樂毅麻布文缺前半始于周之道也字近米而微小

誠懸書如度人消災常清淨諸經皆不減虞褚諸公而吳中學書家獨好其玄秘塢碑殊不可解祝京兆為二百年中第一人然余止見其喪中一札

破邪論序

停雲法帖

法門寺塔廟記

幾可上接獻之其餘多有敗筆楷書亦然刻入停雲館帖者無不然

永興書破邪論序生平未見有善本即會稽石氏宋榻本亦不佳

停雲館法帖唯第一卷可觀第一卷亦止黃庭第一本可觀度人經次之餘皆可廢然難與世人言也

渤海藏真所刻靈飛經甚精工然不類紹京他書疑趙承旨臨本未知是否

唐秦王重修法門寺塔廟記王仁恭書在天祐十九年按昭宗天祐止一年昭宣帝亦止三年此稱十九

褚河南楷書心經

年不知何故。墨林快事云：褚河南有楷書心經，天寶元年刻于河北道宣慰使陳令望官署，字比聖教差縮，余未之見也。

唐太宗哀冊刻本

唐太宗哀冊刻本，從吳江史明古家鈎出者，余向疑為米元章臨本，今見孫仲穡金石評考，乃知此說由來舊矣。

諸葛武侯祠堂碑

諸葛武侯祠堂碑，唐柳公綽書，孫石雲跋云：成化甲午，蜀府承奉滕崧，惜其殘剝，詢訪舊本，重摹立石，則今碑雅非其故矣。

南北朝碑

書譜楷書

南北朝書雖多，生強而古意猶存，若張猛龍、崔敬邕碑，則精拔粹美，妙不可言矣。

孫虔禮書譜止有草書，並無楷書。今徐藝初有楷書宋搨本，在陳廣陵宮簷處，廣陵入都應召書譜，留海寧藝初云。

虞象與石刻心經

攻媿集載虞永興石刻心經，精妙藏章，二卿家然。此刻世竟不傳，傳者唯率更白鹿寺心經，轉相摹刻，遂無佳者。

智永正草千文墨蹟

山陰張登子家智永正草千文墨蹟，今在徐藝初家。草書疑元明間習永書者所為，真書別出一俗手，與

懷仁集聖教序

草迥異。明清間人題跋不足信也。唐懷仁所集聖教序記後有心經一卷。而褚中令所書慈恩寺同州諸聖教後無心經。非闕典也。褚書在前。懷仁集在後。褚知有御製而已。何暇他及。況三藏六百五十七部。而僅書一心經。亦屬掛漏。則心經有無。何足重輕耶。

石元之刻法帖二十七種

會稽石元之刻法帖二十七種。始于壇山石刻。終于白香山詩。予于何庶常青陽齋見潘次耕太史所藏小楷十五種。皆非他帖所及。而諸經尤精。又筆陣圖在歐柳之間。雖有敗筆。亦與他本不同。惟定武蘭亭

刻帖誤人

平平耳。庶常曰。曩在王儼齋司農家見搨本。行押如顏太師爭坐奈姪諸稿。更在蘭亭下。

後人眼力不及前人。往往見晉唐贗跡。誤認為真。輒勒諸石。貽誤後人。後人又復輾轉相誤。遂至不可救藥。如閣帖內王右軍卷中夫人平善真賞齋帖內王方慶所進王氏諸跡。皆可刪却。又有字跡本無足取。徒以其名重。秋千如通鑑草伯夷頌之類者甚多。亦宜刪却。

宋搨大觀帖已見華芝頁

東海有宋搨大觀帖大本。于中丞萊公欲之。授意崑山令程大復。大復以三百金購而獻之。中丞又于湖

宋搨秘閣續帖

州購得三卷亦宋搨也而紙墨少遜中丞罷官居吳  
余往索觀造為其弟尹泉携歸閩西不得見而此瞻  
見之云東海本尚不及華亭王儼齋司農本然則余  
亦可以無憾矣

吳紫眉云余家有宋搨秘閣續帖全部為杏聲山取  
去穀山所藏金石之文無多余所見者唯智永蘭亭  
叙一卷乃宋搨余跋其後聖教序十餘本皆斷後搨  
又其僕持來閣帖數十紙出灰燼之餘者亦非宋搨  
宣佛堂火時為祝融氏所攫耶聲山所最寶者褚河  
南雙鉤廓填右軍禊帖墨跡後有蘇才翁范文正公

趙承旨帖

跋大米贊小米跋者余雖疑為大米贗作然寔神品  
也

承旨小楷以七觀閑邪公家傳為最七觀相傳在寧  
波曾見豐考功跋石搨尚未得見見者專諸卷板本  
也閑邪公傳以快雪堂為佳然光潤而少骨

魯公蔡明遠帖

魯公蔡明遠帖本不及陰寒爭坐祭姪祭伯諸帖而  
戲鴻快雪諸刻又惡劣不堪遂使魯公聲價大減大  
部法帖與時遞降是以宋不如唐明不如宋明末又  
不如明初今則又不如明末矣可嘆也

曹娥法帖善本

曹娥碑佛遺教經破邪論東方先生画像贊洛神賦



麻姑壇記。余尚未見有善本。曹娥破邪。雖潘稼堂藏會稽石氏宋搨亦皆平平。他更可知。遺教以繆武子家宋搨本為第一。然不堪與穎上黃庭作奴。麻姑陸其清家及余所藏皆宋搨也。然亦可有可無。畫像洛神。余尚未見宋搨本。姑置勿論。

米南宮臨王氏草書頗熟。曾于此瞻青陽齋。見紹興內府宋搨二卷。幾與王氏無別。若涿州馮氏快雪堂所刻海嶽臨王諸帖。乃後人臨本。非海嶽書也。又海嶽行押。如戲鴻堂所刻苕溪詩易義露筋碑諸帖。未嘗不佳。然有一種惡劣氣習。終遠大雅。己丑夏。曾于

繆文子南有堂。見海嶽書陶八八事真跡卷。沉着痛快。幾令顏太師退避三舍。既而購得石刻亦佳。始知海岳受馮相國董宗伯及劉雨若等之累不小。宛陵刻工劉光暘字雨若甚有名。涿鹿馮氏快雪堂其刻也。然唯蔡蘇黃趙諸書可觀。餘則惡矣。大都在馬天游米典大下。

吾鄉張登子家智永正草千文。初為山陰令景融所得。後歸東海徐氏。庚寅夏。余觀于花溪之二漢草堂。前有東嘉士楨篆書永師真跡四大字。後有徐天池張登子孫北海曹秋岳諸公題跋。按徐張跋云。此本

獨孤長老蘭亭

寧邱世寶宸濠之變王文成公取以歸文成沒歸張文恭公缺真書三十五字草書九十八字余自幼聞此冊為探花橋董氏物登子之母董也携歸于張觀此始知傳聞之謬然字跡不佳趙孟頫跋獨孤長老蘭亭有十三跋十六跋之別涿鹿馮氏快雪堂所刻者十三跋也上海潘氏刻者十六跋也二者馮較潘為優庚寅正月于南京書賈家見小楷七種雖非宋搨而俱可觀不知出何帖不在石元之下七種中東方贊為最麻姑壇次之破邪又次之餘皆平平

舊搨小楷七種

快雪堂

宋搨聖教序十見

十七帖

快雪堂快雪時晴帖及王氏一門諸帖皆吳興臨本蓋馮氏家藏趙跋最多取而致之于石耳南京馬庶常觀我家有宋搨聖教序二本一有王敬美跋徐執初侍御家有宋搨化度寺碑宋搨真草書書譜余不得一見十七帖為右軍有名之跡而傳世者往往不佳且不及刻入肅州晉府泉州上海之帖者何也蓋閣帖翻刻雖多不過四十餘種若十七帖翻本則以百計而臨本又倍之所以右軍面目百無一存而世之耳食者特以其名而貴之重之是直以優孟虎賁曾元雲

未新在及序 六見

仍為孫叔教蔡中即矣。可乎。不可乎。余昔跋西溟宋  
搨十七帖。欲為是言。惧取譏于世。故忍而不言。而茲  
乃偶及之。

己丑小除。余于南京碑賈周自印家。見未斷聖教序。  
有閩中徐渤等題跋。明日屬李東也。市之而東也。攬  
為己有。庚寅春正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布政司瞻園。  
見趙榮祿行書小詞真跡。字如核桃大。蓋松江提督  
張侯又南家物也。侯死流落人間。不知寶愛。余以微  
直市之垂成。亦為東也。奪去。此二事至今悵然。東也  
名果。寶坻人。學書于亡友姜編修西溟。又問筆法于

趙榮祿行書小詞真跡

瘞鶴銘 六見

余酷好余書。當未識時。即藏余書數紙。大抵皆奪自  
他人之手。亦少年中好事者也。

丁亥冬。客南京。權按察使魏江鎮官舍。遇淞之駱遇  
安。詢之遇安曰。康熙間。有不知姓名楚人。寓寺數月。  
遂失是銘。驗之。蓋逐字鑿取云。昔人有卧碑下三日。  
而盜碑以去者。楚人殆其苗裔。若日本之易萬安橋  
蔡碑。則又平平無奇矣。  
此別疑有脫字。究不知失去者何銘。

焦山瘞鶴銘。陳太守滄州。患其石為雷所轟。不便搨  
墨。乃削其背而薄之。携砌焦山寺門外壁間。陶甄夫  
云。滄洲告之曰。石背有天寶間。及大歷二年題跋。然

則指為頌况者。可以語塞矣。昔登封令葉封刻崧山碑目甚多。余在京師。與常司寇紫侯者。尚二十六種。今戎戍所搨。總十餘種耳。海內碑板日少。其存者又不可得。良可嘆也。司寇頗好金石之文。意欲盡搜諸行省碑。而搨之。惜乎以事謫塞外。而此志不遂也。悲夫。陶邱謂予曰。漢陽故相吳公正治家。有蔡中郎隸書。聖主得賢臣。頌四十餘字。書網紙上。後皆帝王跋。自吳大帝至晉元帝。梁武帝。唐太宗。高宗。止于宋徽宗。此奇寶也。又烏從而見之哉。

東坡草書醉翁亭記。余曾見墨跡兩卷。筆畫相似。殊不類東坡他書。及見陳眉公所載濯纓亭筆記云。真跡在紹興方氏。為士人白麟摹寫。贗本甚眾。往往得厚值。予疑遂釋。

鄆陵縣劉氏有東坡醉翁亭記石刻。後有新鄭高相國跋。見周櫟園因樹屋書影。不知是白麟臨本否也。焦山瘞鶴銘。原刻之外。余所見者有四。一為墨妙亭。宋曹所翻本。一為大殿東廊程康莊所翻本。一為海寧陳增城家玉烟堂。一為陳鷺峯太守刻在原本前者。自有此本。而前三刻可廢。

此則曹字堂下並疑脫字

增定志歷修石刻

朱子書額

枯樹時石刻

瘞鶴銘八見

松江府二堂有趙松雪書前赤壁賦石刻字亦可觀  
陸圃玉曰陳眉公松江志云明嘉靖間常州沈氏兄  
弟爭是刻訟于周襄毅公忱襄毅公發松江知府某  
審理將石入官物之遷流豈有定所哉  
椒園曰松江分司大堂有朱子書青天白日四字額  
每字方四尺餘至佳  
王弇州家枯樹賦石刻有枯樹畫其前者在太倉吳令  
家余搨得一本甚平平  
焦山瘞鶴銘學之者顏魯公黃涪翁人皆知之若張  
嘉楨則知之者少矣今觀其北岳碑則豈二公所能

玉版十三行

保母李如意壙志

禹陵寔石

及耶

玉版十三行翁羅軒送入京師之後四方求之者甚  
衆杭州刻工史三翻刻一本幾與翁本無別一日與  
其妻鬪碎其石而投之灶下又刻一石今所行世亦  
可亂真又聞京師有翻刻卻陽有翻刻余尚未之見  
周櫟園因樹屋書影曰宋嘉泰癸亥越人掘地得古  
碑乃晉興寧三年己丑歲王猷之保母李意如壙志  
也然則古時金石埋于地者多矣特其出則有時耳  
會稽山禹陵寔石本無字漢永建元年五月始刻題  
字于石石在禹廟東南小阜高五尺許下大可合抱

各省唐碑版

而上微銳銳處有一孔形若秤錘故土人呼之為石秤錘余少時見其孔若斷而復連者朱竹垞曰相傳千夫不能撼歲在乙酉有力士拔之而斷部下健兒迭相助乃扳陷地總扶寸爾土人塗以漆仍立故處覆以亭焉

漢碑莫多于山東四川唐碑莫多于陝西若京師河南則唐以前碑皆有而不能多又若土人畏官司求索之累往往錘鑿而殘毀之或官取修城疊橋砌渠架岸其甚者則砌湯池支馬棧是以日漸稀少而後人碑版多不足觀學書者將何取則乎

懷素自叙墨跡

祝家北行楷

近聞北京西山石洞中得唐刻楷書經典甚多字極清楚求之尚未得也

花谿云家弟敬思所藏懷素自叙墨跡蘇才翁補其前九行者今歸商丘宋氏矣

祝京兆行楷書四分初唐六分六朝七分大令三分素師三百年中第一人也往見其旃檀佛閣記不覺頓首至地

重出

庚寅春見趙承旨行書小詞真蹟字如桃核大張侯又南家舊物也余以微直市之忽為李東也奪去石元之所刻者晉唐帖二十七種唯度人尊勝陰符常

陶公真法

指承台書額

般若臺書碑

清淨消災護命諸經為最佳其餘如黃庭樂毅像贊曹娥等類皆平平筆陣圖亦佳但有敗筆耳南有堂所藏米書陶八八事真跡雖有敗筆然沉着峭拔以千鈞之力作一筆幾欲跨魯公而上之此米老傑作也他所見者皆不及矣吳門尚書卷王近鷗家有趙承旨篆書玉汝堂額上沙陸元公明瑟園聽雨樓篆書額乃美學鉤刻周伯琦筆似更在承旨上李陽水般若臺書碑在福州府烏石山崖上計二十四字字大如盤未知與李斯泰山詔孰勝昔人稱陽

大字麻姑壇記

真山瘞鶴銘

水書格峻氣壯而法備又云如太河龍泉橫倚寶匣筆峯嵩極新洛秋露又云李斯之後一人則前輩之推崇概可知也魯公大字麻姑壇不知何時被焚行世拓本皆明末翻刻癸巳夏見嘉興曹氏所藏原刻本紙墨甚舊然非魯公得意筆也

焦山瘞鶴銘不時何時為雷火所轟裂而為三故山僧以雷轟石呼之三四月後沒水中不能拓十月後涸出其俯卧一石如爽塏以下十九字去地三尺雖仰卧而拓墨汁淋漓被面然猶可得也若江陰等十

三字去地才數寸。墨無所施。世遂無得之者。余告同人欲扶立之。輒以事阻。竊嘗恨焉。壬辰十一月朔日。蘇州前太守陳公滄州鳩工相度。鑿其背而薄之。遂移砌山門。此古今一大快事也。

李北海所書雲麾將軍范陽李秀碑。沉着質樸。無歇側。輕佻之病。與蒲城雲麾將軍李思訓碑不同。本在宛平縣署。不知何人琢為六礎。萬歷時出土。京兆王唯儉携其四歸大梁。尚存二礎。今砌少京兆署中文文山祠壁。

顏魯公爭坐位帖。趙明誠則痛貶之。以為草草之筆。而

宋人則極力推崇。不遺餘憾。余謂明誠誠不知書。而宋人亦未免推崇太過。蓋魯公書得力于聖教。久而久之。任意揮洒。皆如爭坐位帖。要非公所難能。難能者中興頌像贊等書。而宋人不知也。

壬辰夏。廣陵得舊搨小楷十四種。皆極佳。而曹娥度人經尤不易得。忽為李定洛奪去。至今猶悵然恨之。往在閩中。見趙孟頫書樂毅報燕惠王書。小于小字。麻姑壇記。雖舉止一如其故。而清勁可觀。後有蔣行義。唐允甲。蔣宣。周亮工。跋索價百金。人以其無款疑之。李中丞質君信之。獨真。遂以十七金留之。



般若臺銘

李玄靜碑

惘忠寺寶塔碑

大瓢偶筆卷之八

李陽水般若臺銘與處州新驛記縉雲城隍記麗水  
忘歸臺銘古今稱為四絕處州縉雲麗水三碑皆經  
翻刻唯般若銘二十四字在福州烏石山崖上猶是  
原刻恐不在李斯碑下

茅山李玄靜先生碑唐大理司直張從申書李陽水  
篆額當時號為二絕而六一居士不喜司直書集古  
錄不收其拓本後世遂有異詞且有不甚肩隨北海  
之說不知北海鋒偏司直鋒正正不堪同日語也  
蘇武功惘忠寺寶塔頌建于史思明初歸之時前行

李寶臣功德碑

大唐帝號及中間唐字。思明磨去重刻。石皆凹而首行元只二字。今改范陽二字。蓋思明誅後。唐人重刻者也。

曹孟臣書

清河王李寶臣功德頌碑。在真定府察院內。唐王士則行書。如椀大。弇州云。道勁瀟灑。有李北海張從申之筆。余初于汪中允若谷齋見之。甚有姿致。趙承旨之祖也。然終在張李之下。安慶府東門曰樅陽門。門有額。大尺許。相傳為曹孟德書。而不得一見。乙未歲。客皖公使院。因捐而觀之。雖極勁健。而無古雅之致。且自漢魏至今。幾二千年。

度人經

而毫無剝蝕。非曹書也。無疑。柳誠懸書。度人經。石刻頗多。相傳以會稽石元之刻為最。余曾一見潘稼堂家。堅澁精到。迥非停雲館本。可及。李楓亭家藏本亦甚佳。

明萬曆間。吳門章仲玉。手鐫墨池堂法帖五卷。內黃庭告誓佛遺教經。心經。道德經。十三行。皆絕佳。因原石在廣陵。李氏理沒。幾百年。康熙甲午臘月間。歸汪予慎。皎行將捶拓。公之海內。真墨池一段佳話也。此帖吳門有翻刻本。失之于肥。真本復出。贗本廢矣。往在京師。見慈仁寺帖。賈有一部。索直本微。因余頻

墨池書帖  
此帖少臨。國名有兩。刻本而原拓。亦見。汪氏注。汪氏後。埋。後。生。武。力。生。者。高。之。遺。類。火。矣。後。捶。拓。耶。

墨池書帖

右軍樂毅碑

黃庭經 九見

過而問遂高其價後為何此瞻庶常所得至今恨之  
今原石尚在可以傲庶常矣  
右軍樂毅論真跡唐武后時為太平公主所竊後歸  
梁宣王女籍沒時咸陽老嫗投之爨下世已無此物  
矣石刻宋時在高紳學士家後歸趙子立之壻徐年  
甫所謂海字本也海字本亦不可得  
黃庭經右軍真跡不知失于何時流傳者皆唐人臨  
本宋元明人又從而翻之今行世有虫蛀痕者或云  
吳學士或云虞永興余謂吳尚骨軟虞則庶幾匹之  
穎上本則褚臨也石氏不全本則徐會稽所臨也此

書及序 十見

此乃書其法也

瘞鶴銘 十見

八關齋會記

皆余所得而見者若歐臨本余曾見于陳香泉家不  
知其所自出也

右軍真刻止聖教一序而未斷本不易得今有力家  
所藏者大半皆贗本也故余勸諸學書者亟收斷後  
佳本不收則斷後本亦不可得矣

焦山瘞鶴銘或云右軍書或云陶隱居或云顏清臣  
或云頽况或云王瓚予主隱居不知何時為雷所轟  
沒山麓水中搨墨最難今為陳滄洲太守移置山門  
人人可得而搨矣

高丘有顏魯公八關齋會記余向指為顏書之最惡

此皆前年多故所

李秀碑

者今親至中州考之乃知為後人翻刻本魯公原石  
失已久矣  
李北海雲麾將軍李秀碑琢為柱礎六相傳為少京  
兆王惟險携其四歸大梁今至大梁訪之不但無其  
石并不知其人或曰縱有之亦于水灌時埋地下矣  
昇仙太子碑在河南偃師縣緱氏山乃武則天手書  
書與唐太宗相伯仲額亦飛白書碑陰有相王旦及  
鍾紹京真書往有書賈携一紙來後歸何漢章家今  
至大梁即遣人搨之未知能得否也  
率更邕禪師碑向唯汪安公編修家有一本後見宋

篁禪師碑

劉松年畫

趙希遠畫

少司馬聲求長君旦明齋一字本不全而深厚生辣  
無與為比方知率更之妙若繆文子所得崑山洞庭  
本施覺菴舊搨本李東楚及余家所藏皆贗鼎也  
劉松年畫生平不滿十幅其設想布景用心精巧筆  
力細密可為畫中之聖者有絹四段宋時在朱子美  
處後歸孫退谷今又不知所在矣  
銷夏記云趙希遠長于畫魚余見一卷備畫噉啣游  
泳之妙後有陶南村錢雪翁嚴分宜諸家題俱甚工  
希遠名伯驪伯駒之弟大年之孫以宗室為湖州太  
守貴介而有此清韻亦可取

洪谷子水

洪谷子山水皆秃筆寫如古篆隸蒼老無比勝于閔  
范遠矣

穆王八駿圖

圖畫見聞志云晉武帝臨御得穆王八駿圖本令史  
道碩摹寫之歷宋齊梁陳至隋破臺城為賀若弼所  
有齊王暕以駿馬四十蹄美錦四十段購得之尋獻  
煬帝貞觀中勅借魏王泰因而轉摹于世銷夏記云  
道碩八駿圖萬歷中藏王元美家如龍如彪奇詭異  
常有松雪及白珽跋  
易元吉有猿猴圖宣和譜中謂之寫生戲後有宋裕  
陵御題又趙文敏跋字甚佳昔在退谷處

猿猴圖

東坡畫竹

東坡畫竹派出湖州而神韻魄力往往過之朱晦翁  
云東坡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  
似之百世之下尚可想見也畫評云文與可畫竹竹  
之左氏也子瞻却類莊子

胡瓌五番地景

胡瓌范陽人與其子虔俱能畫其所畫皆番地之景  
蓋為東丹王作者俱多松雪稱瓌用狼毫筆作畫極  
清勁聞孫北海家藏其一卷甚佳今不知落于何人  
之手

吳道子地獄變相圖

開封府有吳道子地獄變相圖在相國寺內孫退谷  
曾借觀之怪幻異常令人畏懼又府學中有古經今

趙昌徐熙畫

巨然秋塘摩挲畫

石田花鳥

徽宗收書存畫

皆沉沒矣

古徑句疑有脫字

李方叔畫品云趙昌有菡萏圖又曰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退谷云以趙昌比徐熙則差劣其後若鍾宏王友之輩皆弗逮也此論似為得中巨然以山水傳而銷夏記載其秋塘群鷺圖秋水既落蒹葭蒼然白鷺群立坡坨蕭然傳神寓意在筆墨之外較之徐熙輩相逕庭矣

石田翁花鳥與山水並傳余見揚州項氏所藏東莊圖二十幅妙不可言惜尚缺四幀不知歸何人耳

宋徽宗尚人物花鳥故黃筌父子收至六百七十餘

黃鶴樓楹畫

毛會建寺文

昇仙太子碑

幅徐熙二百四十餘幅而山水寥寥若後世所傳名家山水皆高宗所收者矣

楊椒園曰湖廣黃鶴樓有湧月臺三字真書大尺餘相傳為曹孟德所書臺字不可見見者僅上二字雖經剝蝕而神采猶在近年來官斯土者恐朝廷巡幸取其碑覆墻陰而湧月二字亦不可得而見之矣

又云明末京師有毛會建者留寓漢陽能書曾書千文勒石真行草錯雜中間又云京師報國寺松下有石刻四大字

則天書昇仙太子碑在偃師縣緱嶺上碑陰有相王

玉枕蘭亭

且及薛稷題名額亦則天飛白然頗近怪與唐太宗  
晉祠碑額不同戊戌初夏在大梁曾捐數紙惜碑陰  
尚未得也

賈師憲玉枕蘭亭石刻相傳在福州蕭贛菴家贛菴  
沒其子靜君携之贛故候官令金壇虞興簡家靜君  
死歸鎮江守秀水陳鷺峰余所得似與福州所見者  
不同然即鷺峰本也

韓仁壽碑

漢槐里令韓仁殘碑隸書近劉寬碑熹平四年立金  
正大五年滎陽令李輔之發地得之今在中州滎陽  
縣所謂京索之間也後有金翰林學士趙秉文及趙

郭進屏盜碑銘

郡李獻能跋  
大周衛州刺史郭進屏盜碑銘杜韞撰行書類唐高  
宗而瘦勁不及

薛純陀書干文

唐太宗祭比干文薛純陀書似隸似楷碑久震裂至  
元十九年陳祐重刻大德癸酉地震再仆延祐戊午  
監尹即遺刻臨摹上石有元黃州總管韓冲記今在  
衛輝府

崔鶯墓誌銘

崔鶯亡同其夫鄭太常恒合祔墓志銘給事秦貫撰  
在淇水西北五十里舊魏縣明成化間淇水橫溢土  
崩石出畊者得之鬻崔氏為中亭香案久之其家有

撥鐙法  
此乃古法後行  
老翁連成篇

縣胥名吉者識之白縣令邢某置之邑治或云康熙初鶯上見夢于臨清州守自學官穢土中得此石余曾見搨本字不甚佳但可証傳奇之謬耳唐陸希聲恐學書者指動人有五指立訣五字曰撇押鈎格抵謂之撥鐙法鐙古燈字蓋謂右軍筆法將絕如燈之將熄撥之使之復明也李後主不知其意妄增導送二字夫五字訣所以禁指之動也導送則使之動矣遂有元人陳繹曾者解撥為動鐙作去聲謂如騎馬者足之入鐙也後人宗之以為不傳之秘康熙中如馮補之黃自先陳文子之類皆守而不變

唐子泉銘

平字碑

往時陸冰修前輩作詩贈子文以鐙字押作平韻子文次和直指其誤冰修為之剖悉子文不服故新城送子文守石阡詩有切莫逢人咲撥鐙之句蓋謂之也夫子文以冰修為之友新城為之師而又規之誚之若此尚不覺悟况其他哉書此以示知者李陽冰庶子泉銘在滁州某寺後石壁上余向見舊搨本于書賈之手以其索直甚昂不能得魏高祖吊比于碑以隸似楷與汲廟碑相伯仲承事即林舍書陰後有元祐五年秋左朝請郎知衛州吳處原記今在汲縣



保母李意如墓磚

黃閣銅漏

張樛寮書

王大令保母李意如墓磚向聞在東海原一家繼入  
平湖高澹人家後歸商丘宋牧仲余未得一見見者  
戲鴻堂翻刻本耳趙承旨云較之蘭亭真所謂因應  
不同閱之良然三四年前余亦得一紙疑為戲鴻堂  
物或曰宋氏本也余未遑辨  
明南逢吉會稽三賦注云舊經曰會稽黃閣有銅漏  
製甚精古王右軍書陸机賦鑄于上歷代以為至寶  
今不但無所為銅漏且不知黃閣為何處矣  
張樛寮書相傳南屏山寺有宗鏡堂額字大二尺餘  
沈蛟門家有行書蓮花經七卷西園張萱跋皆未之

郭有道碑

見見者唯陝碑古柏行耳

介休郭有道碑即中隸書舊石相傳為一秀才盜去  
介休令重刻以應求者趙子函曰蓋屋王正己再刻  
王阮亭秦蜀遊記又云萬歷中郭青螺鈎摹重刻子  
函正萬歷時人如果青螺重刻石墨鏤華何以不言  
青螺而言正己豈刻者正己而青螺為之主耶抑子  
函阮亭所傳有誤耶或又云墓前今有二碑一為明  
人翻刻一為康熙初白門鄭谷口所臨余足跡所未  
至無從考証敢問世之往來于介休者  
中興頌在祁陽 浯溪石崖上古勁深穩顏平原第

中興頌  
三見

玉版十三行

卜商張翰帖

柳誅惡蒙詔帖

朱巨川告

一法書也。後有黃山谷詩，字小于頌，得力于痊鶴銘，亦不易有。

玉版十三行，堅圓秀逸，此時流傳小楷法帖，無出其右。即不敢定為大令真本，要非磨以後所摹。因其流落京師，勸友人翁羅軒得之，以端石刻。余救于後，大行于時。

率更卜商張翰帖，誠懸蒙詔帖，快雪堂刻本尚可觀。若會稽朱巨川告，則蒼勁之骨全無，但覺其癡肥類墨猪耳。董尚書跋極力推崇，季海止言鴻堂刻不能似，而無一語貶及快雪，其意可知。已快雪本有劉雨

張長史郎官壁記

若翻刻本，世多歸咎于雨若。近觀馮氏本，無毫髮之

異，當必有信余言者。

張長史郎官壁記，容臺集云：王文恪家有宋搨本，後有文恪跋，而戲鴻堂帖所刻壁記後，董尚書跋，則又云：壁記世無別本，惟王奉常敬美家有之。陳仲醇摹以寄余，而不刻文恪公跋于後，則又似乎奉常家又有一本矣。文恪公本，往年欲以示余，而不言有奉常及他人跋。後聞海寧馬仲安購去，余遂不得一見，恨事也。辛卯春夜，偶閱戲鴻堂帖，而書所聞見如此。官奴真跡不傳，不知當作何觀。近世如戲鴻堂所刻

官奴帖

朱觀妙先生碑

同見

新安許文懿家冷金紙本宗伯跋但云唐摹而不著唐何人摹余以為非趙摹即薛稷本不知有識者以為何如

茅山朱觀妙先生碑不知何人書萬歷間土人挫為數十塊將以為灰一日雨中雷火繞之碑後合但碑身微俯而無字處有數孔騎而不者繫焉今十餘年來孔亦合真奇事也道士孔沈蟾陽為余言

聖教序碑斷歲月前輩紀載皆無確據近見義門題陸彤采聖教云天順中斷蓋得之孫仲墻金石志云吳皇休明八分書禪國山碑在今宜興縣董山世無

聖教序

十寬

國山碑

論

搨者壬辰春從弟十一以事至宜興搨以相寄雖漫漶而筆力尚在三段石上

癸巳四月十九日余偕義門何庶常赴陸廣文元公明瑟園之招元公出素扇索書余與義門始則據梧帷林更迭揮洒繼則分居一室各騁其能是日也元公之親串子姪少長咸集群聚而觀詫為盛事而觀者亦莫不饜其欲焉凡四日而後罷昔右軍門生設佳饌供億右軍書新棊林几報之為其父刮去今余與義門雖不可與右軍同日而語而元公及諸君鄭重若此所遇不勝于右軍耶

辛更書

化度寺 邑禪師碑

柳翠亭 墓碣

率更書以虞恭公墓銘為第一。化度寺碑次之。姚恭公皇甫君碑又次之。若九成宮醴泉銘則稍弱矣。而世獨尊之者。以其秀潤而易得故也。歐陽信本書化度寺邑禪師碑原搨本。余唯見于故編修汪安公家。方嚴深厚。為逼真宋拓。餘如李東也。繆文子徐敬思各家所藏。皆宋元時翻刻。雖有紙墨甚舊者。類無足取。唯吳江張弘蘧所得白門不全本。聞與汪安公無異。未知果否。

康熙庚辛間。杭州織造孫公文成開河。自城通至西湖。得一碑云。柳翠之墓。少時見徐天池四聲猿傳奇。

蘇靈芝道德經

孫過庭書譜

以為未必有其人。今既有墓。則非寓言矣。

易州蘇靈芝道德經真書。如椽莖大。明皇註。小半之。康熙甲午乙未間始出。余屬繆文子編修購之。不得已。正正月碑。賈持數本。來乃得見焉。碑八面。在易州城內道觀前。

天津安氏有孫過庭書真跡。陳香泉太守書釋文。其後。屬吳門顧覲侯刻石。余曾見其搨本。雖不能辨其真贗。然亂頭粗服。不拘於準繩。與停雲館諸本。寔有逕庭之別。

大蘇先生工書在康時最著名此書當是世間人拾錄成性雖有先生自序要非定  
本也故體例排雜語多複衍暇時若為排此時代前後則又複衍每分條為一節不致做  
此迭見并取函鐵盾題跋均見先生指書法請求甚精文字音拙歸於用指不動只未羊  
法不取間余三說以備俗爾未經往康功安焉

先生論書專以晉唐為主而于唐公最重亦與公其次河南次率更次顏太師柳侍  
書北海李海俱多譽議宋公君諫而外唐翁為有節取之詞以其善書陸錫銘也  
南宮東坡少康方題以非正家也元之松雪因學者多掄揚其美非公家矣其善書則專  
取唐考功其餘雖負重名如華亭生徐金第草書幅及進內府行  
押卷外亦未見有子語以董專取姿態漸而自進難能之習雅和先  
生以此故其持端如此至考核碑刻辨別真贋此親由法閱歷故無  
擊之之談惜先生金石源流一書余尚未訪日而此書以載什僅存一未孤徧資探討為  
憾耳



先生起蹟余僅收白抄一頁字以錢美小嚴厚沈雄足以振刷浮靡  
咸豐五年乙卯二月清明日  
辛復主人辛復謹記





